

新麦飘香

凌泽泉

布谷鸟兴奋地从闪着金光的麦芒上掠过，随口吞下几缕麦香之后，便情不自禁地飞回枝头，嗓子眼痒痒的，放声高呼：布谷布谷，割麦插禾。

乡间六月，一枝枝麦穗挺直腰身，手拉手肩并肩，高举着镀了金光的芒针，仿佛要用一双双巧手穿针引线，编织出一张张金黄的地毯，让每一粒饱满的麦粒，都能枕着布谷鸟脆甜的摇篮曲，美美地睡上一场大觉。

风钻进麦地，和麦苗调皮打闹，它拱着麦根，晃着秸秆。一地的麦子，被风呵痒了脖子，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笑声滚落到麦地里，激起了一阵紧似一阵的涟漪，从田的东边蜂拥着跑到西头，又折转身，从南面扑向北边的田埂。

麦田的喧闹被打头顶飞过的布谷鸟看得一清二楚，布谷鸟抄小路赶回村庄，站到村东的那棵高大的杉树梢头，急促地吹响了上工的哨子。此刻，一遍遍的哨声吵醒了一把把沉睡了一季的镰刀，还有啞哑了一冬的扁担和绳索。父亲慌忙换上那件月白色的粗布上衣，拖着那双绒面布鞋，随手扛起一把大铁锹，向麦地走去。一路上，阳光在明亮的锹头上跳来跳去，父亲一直没有发觉，他只想早早赶到地里，去给麦子号一下脉。

风推着他的后背，扯着他的衣襟，跟着他一同赶到麦地。父亲将铁锹扎在田埂上，拦住那些乱窜乱跑的风，又伸出右手抓住麦穗的手腕，嚯，那一粒粒麦子正硌着掌心里的纹路，硌得生疼。父亲又用力掰出几粒麦子，丢进嘴里，咯吱咯吱地咬断它们的筋骨，几声骨折的脆响让父亲听到了，他朗声大笑起来，接着就被猝不及防的麦香熏得晕头转向。

父亲返回的速度比布谷鸟飞得还快，取下蒙尘的镰刀，他来到门口池塘边的青石条上，来回打磨。镰刀的眉眼亮起来，殷勤的布谷鸟喊得更欢了。家家户户的镰刀闻声也纷纷走下墙壁，来到田间地头，开始与每一株麦秸都做一次热烈的拥抱。在镰刀的亲吻下，麦秸伏地醉倒。在扑向泥土的那一刻，捧出了一根根闪耀着金光的麦芒作为对泥土的深情礼赞。

一把把镰刀在麦田里行走，一层层麦浪淹没了淡黄的草帽，在田地里腾挪跳跃，欢快舞蹈。一股股浓郁的麦香，顺着纤细的麦芒尖，迎着阳光向上生长。

风收住了脚步，给阳光让了道。麦粒搂紧麦管，排着穗状的队伍睡在地里，侧耳倾听着泥土的呼吸和阳光蹑手蹑脚迈过的足音，几只青蛙蹿出来蹦跳着奔向田头的水沟，一路惊恐的它们忘了敲几下背着的大鼓。这厢，大婶从扒拉开的麦秸间发现一只绒草织就的别致鸟巢，里面静静地躺着几枚青蓝色的鹌鹑蛋；那厢，柱子哥光着上身，手握镰刀转过身去，正在追逐一只从麦秸间飞起来的花翅野鸡。人们纷纷立起身来，风赶忙跑过来，帮他们每人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野鸡一会儿朝东疾驰，一会儿又打个弯折向西北，柱子哥扔下镰刀，奋力摆动双臂，野鸡扇动双翅，不时还回头瞄柱子哥一眼，边上，杂乱的声音在给柱子哥出主意。就在柱子哥的手即将接近野鸡翅膀时，风突然使了个扫堂腿，将柱子哥绊倒，可野鸡便没有趁机溜走的打算，它停下来，扯开嗓门叫了一声，柱子哥腾地站起，又追了上去。已有几位性急的小伙围了过来，柱子哥怕他们抢了快到手的果实，张开双臂拦住了扑过来的几阵风。野鸡见大事不妙，一头扎进另一块还未来得及收割的麦田里，不见了踪影。

麦地里的空气被刚才的一幕搅得异常的闷热，猫下腰的人们挥镰之时，冷不丁就会有一只鸟儿扑棱着翅膀飞出来跃上蓝天。歇息的时候，大姑娘小媳妇会折几茎青草编织草笼子，然后捉上几只翠色的蚂蚱放进笼里，回家挂在窗棂上。夜深人静，这些长腿复眼的昆虫，便给人们呱呱呱地讲述着麦田里曾经发生过的种种趣事。

皓月当空，打谷场上，牛拉碌碡脱粒的声响低沉而浑厚，一粒粒饱满的麦子解开明黄的外衣，露出暗红的脸庞。

午后，我喜欢站在凉爽的风口，看父亲扬场：铲满一木锨的麦穗，身子迎风侧倾，右手上扬，左手下压，猛然间身体随木锨划了一个接近九十度的弧，双手将木锨使劲向空中一扬，裹在一起的麦芒、麦壳和麦粒一同被抛出，风随即过来帮忙，饱满的麦粒聚拢到上风口，那些瘪肚子的麦粒和轻飘飘的麦芒则被赶到下风口。一锨锨扬上去，一粒粒麦穗欢快地落下，不大一会儿，一座长形的小麦山便隆了起来。看来，麦粒的成色也要经过风的衡量，只有用心开花灌浆，踏踏实实生长，才能站到上风口，露出自己骄傲的面庞。

端午节，在我的老家也是尝新日。油是刚打下的油菜籽压出的新油，面是新收的麦子磨出的新面，早上油炸狮子头、油条、面粑粑是少不了的。菜油飘香，麦香馥郁，整个村庄都笼罩在簇新的香味里，午餐饭桌上，煮面鱼、蒸面包、贴面馍，佐以炒苋菜、烩丸子，直吃得人肠胃舒坦心中泛喜。

如今，家乡成熟的麦地里，早已轰响起一台台收割脱粒机，再难听到镰刀挥舞时的咔嚓声，也不见追逐野鸡的哄笑场面。麦地裁剪得很是规整，翻滚的麦浪也比昔日更为汹涌，但我依旧在心中珍藏着一个麦收的乡村，那里面装着如潮的蛙鼓、飞奔的野鸡、翠色的蚂蚱和调皮任性的风，还有一声声亲切的布谷鸟鸣。



温良的月光

朱于云

芒种时节，秧苗分蘖，正是农村插秧季节。农田一平如展，浅水覆泥，也就到了夜鳝的日子。

夜鳝，少不了火把、鳝钳、笆箕等工具。好在工具所需的直竹、楠竹、旧棉布、煤油（桐油）等材料都能就地取材，无需投入任何费用。半天忙碌，万事俱备。晚饭过后，约上堂哥和几位发小各自备齐工具，向井安沟的冬水田进发。

初夏的风，温暖不燥，裹挟着院子里月季花的幽香，飘荡在回龙湾，给宁静的夜平添了些许浪漫。爬上回龙湾东面的山坡，来到井安沟，是一片平地，玉米、青草、树木、坟墓都被月光整理成一派柔和，青蛙、蟋蟀合唱着我们熟悉的二重旋律，不惧时光流转，唱了几百个世纪了吧！

井安沟因井而得名。井水四季丰盈，汩汩流淌，润泽了上百亩冬水田。我们迫不及待地下到田里，横向分散开来，各自负责二三米宽的水域。堂哥说，这些山水、草木，和我们人活着一样，都是有生命灵性的，你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小伙伴们遵从堂哥的吩咐，轻言慢语，蹑手蹑脚地淌着水往前挪动脚步，不打扰它们，是对它们最基本的尊重，以及对自然的感恩。

夏夜满怀怜悯和仁慈，对我们青睐有加。月明星稀，宇宙澄澈，月光下的水田显得格外通透，一目了然。那鳝鱼说来也真是奇怪，原先徜徉在清水下面觅食的，当见到火把亮光以后，竟静止不动了。于是，一条条大拇指般粗细的鳝鱼，便乖乖地进入了我们的笆箕。那时，鳝鱼不及如今稀缺和精贵，大人们很少专门去捕捉鳝鱼维持生计。农田里鳝鱼很多，称得上是“半田明月半田鳝”。个把小时下来，每个人都有了五六斤的收获。堂哥拿捏好了时间，鸣金收兵。

小伙伴们意犹未尽地上了田坎，踏着慈祥的土地和温良的月光，将生命里的欣喜和美好都装进笆箕里，一路嘻嘻哈哈地说笑着，跟随星星点点的灯光，游走在青蛙、蟋蟀的舞台，聆听着不知名的虫子的唧唧夜话……沉醉在端庄妩媚的夏夜中，让这个夏日的夜晚又灿烂了一些。

回到家，大人面对这些活蹦乱窜的鳝鱼，没有半点惊喜。鳝鱼烹饪耗油。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这

是得不偿失的投入，大人不敢冒险。小伙伴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们变成架子猪的催肥饲料或者母猪的催奶剂。

后来，大人听说火烧鳝鱼可以治愈小孩子夜尿，偶尔也会挑选出来几条个头儿特大的抹上适量泡菜盐水，包上荷叶或桑葚叶放进灶膛中，盖上红红的柴灰，焐上半小时，“叫花盘鳝”便成了。空气中氤氲着诱人的气息，小伙伴们心照不宣，彼此眼中的笑意已然荡漾起来。大家围坐在一起，你一口我一口，相互逗趣，彼此分享，有时连荷叶皮也吞了下去。吃完之后，腆着大花脸，吧唧吧唧着黑乎乎的嘴，吮吸着黑乎乎的手指头，津津有味地讨论着下一晚去向。

小伙伴们乐此不疲地相约而出，乐活在月光下的快乐旅行之中，奔跑、跳跃，看萤火虫寻找失落的太阳，听南来北往的风语，直到大人明令禁止“封田”。

堂哥上初三时，大伯的工厂招工。他到了攀西，成为了一名令人羡慕的产业工人。一年后，堂哥举家迁往攀西。井安沟有很多坟墓，这一座，那一座，胡乱地堆着，让人不寒而栗。没有了胆大的堂哥领头，夜鳝的喧嚣归于宁静，化入平淡，把日子慢慢留白。

多年以后，我在攀西出差遇见了堂哥。来到他经营的小酒馆，空气中氤氲着儿时熟悉的气息，彼此心照不宣，眼中的笑意已然荡漾起来。堂哥说，“盘鳝”是他家的硬菜，中午晚上顾客盈门，外卖也忙个不停。离开堂哥处，月光斑驳，月色起起落落，拉着影子都变得漫长起来，一寸一寸地延伸，一寸一寸地拓宽，连接那些久远的记忆。

转眼又是芒种时节，时光于季节的轮回里老去，渐成心底最柔软的清欢所在，不经意在回忆里时隐时现。我回到老家，又来到回龙湾东面的山坡，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了。

每每到老家都要去回龙湾东面的山坡走走，看一看井安沟。一簇连一簇的芭茅草，在风中相互推搡，发出哗哗的声音，扑朔着贪婪的情怀，挤压着碎碎的情思，打捞起霞一样的思绪。拨开一人多高的芭茅草，扬起一阵嘻嘻哈哈的说笑声，仿佛从久远的旧年水边走来，一层层，荡开浮藻，漂去陈迹，满是温良的月光。

